

郦伟·文集

唯物史观视野下
当代中国建筑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Architecture and Ideology
建筑与意识形态

郦伟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720010)

唯物史观视野下
当代中国建筑意识形态
问题研究

Architecture and Ideology

建筑与意识形态

藏书章

郦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与意识形态：唯物史观视野下当代中国建筑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郦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 2

ISBN 978 - 7 - 306 - 06276 - 5

I. ①建… II. ①郦… III. ①建筑理论—研究—中国 IV. ①TU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2168 号

出版人：徐 劲

策划编辑：金继伟

责任编辑：周 珍

封面设计：刘 韵

责任校对：王 璞

责任技编：何雅涛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编辑部 020 - 84110771,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510275 传 真：020 - 84036565

网 址：<http://www.zsup.com.cn> E-mail：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 × 1092mm 1/16 13.5 印张 214 千字

版次印次：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作者介绍

郦伟，惠州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惠州学院教学名师。现任中国建筑学会岭南建筑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民居建筑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理事、惠州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主持建筑学特色专业、建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筑设计与建筑历史教学团队等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合作项目、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科研项目。在《文艺研究》《学术研究》等学术期刊和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10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论点摘编和标题索引。2013年主持完成的《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在文化与形式之间》获广东省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2009年主持完成的《建筑批评的时间维度》获惠州市人民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前　　言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建筑呈现出了十分繁荣的局面。以国家大剧院、2008年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和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馆为标志的新建筑，在全球化与中国崛起、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矛盾与争论中脱颖而出，绽放出举世瞩目的光彩。当代中国建筑的不断突破与创新，使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意识形态的重要表达形式，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建筑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消费主义文化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存在形式，逐渐成为影响建筑创作的重要力量，使得中国内地成为展示世界建筑奇观的广阔舞台，纯粹、表现、功能、理性、折中、象征、技术、地域、表象和异质等理念与形式各异的建筑流向^①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建筑多元共存的繁荣景象。当代中国建筑表现出来的这种既“急进前卫”又“保守滞后”、既“星光闪耀”又“备受争议”的矛盾状况，为我们研究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独特而鲜活的素材。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观察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意识形态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本课题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对当代中国建筑意识形态问题进行反思，打破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建

^① 参见黄元炤《流向——中国当代建筑20年观察与解析（1999—2011）》，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筑意识形态问题的沉默，以期去除以往研究的遮蔽，为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与反思当代中国建筑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拓展理论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当代中国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双向多维的动力关系，为解决当下中国建筑理论与实践中意识形态问题所蕴含的矛盾与困惑提供理论支持。本书研究的难点在于，首先，对于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建筑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理论思辨的象牙塔中，西方基于唯物史观的建筑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语境中展开的，从唯物史观的视野考察当代中国建筑及其意识形态问题必须放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与社会实践中加以考察。其次，由于研究对象在时间维度上离我们很近，在空间维度上我们又置身其中，如何揭示当代中国建筑与社会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从而获得本质的而不是表象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整体的而不是局部的、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创新的而不是因袭的结论，是研究过程中必须突破的问题。

本书采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从宏观研究的视野，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宏大背景之中考察、理解与研究当代中国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历史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则从微观分析的视野，分析和探讨建筑意识形态是如何对人的社会行为方式和社会文化现实产生深刻影响的，以及建筑形式的社会文化意义是如何在复杂的、丰富的和矛盾的现实生活和日常生活中被建构的。以深度挖掘和广度扩展的方式对当代中国建筑的典型个案进行深入分析，避免“外在观望式”的主观臆断和抽象教条式的概念推演，在此基础上揭示当代中国建筑意识形态问题的复杂性、丰富性和矛盾性。正是由于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而矛盾的关系，本书关于建筑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关注跨学科交叉领域，特别是关注社会、历史、文化、美学的多维分析以及哲学与建筑学之间

的交叉移植和融合创新。

本书提出了涉及建筑意识形态问题的若干“关键词”，并以此为线索讨论当代中国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关键词”喻指某些情境或某一领域中核心而重要的概念和命题。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指出，“关键词”一方面是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重要的且相关的词，另一方面是在某些思想领域意味深长且具有指示性的词。本书以八组关键词为基础形成8章，分别是“表层与深层”“真实与想象”“保守与激进”“符号与隐喻”“形式与政治”“文本与话语”“空间与伦理”“生活与神话”。本书试图通过这些关键词的组织，展现建筑意识形态问题的发展与流变、断裂与冲突，以此勾勒出建筑与意识形态复杂关系的基本轮廓，展现建筑意识形态研究的理论张力，拓展建筑意识形态问题的阐释空间。尽管这些章节互为基础、互为补充，但由于本书讨论的关键词并不存在严格的先后顺序关系，章节结构也并非按照某种线性逻辑进行编排，因此读者不必刻意遵循原有的顺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自由地进行选择性阅读。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来考察并反思当代中国建筑及其意识形态问题，以及从当代中国建筑意识形态问题来反思唯物史观的当代发展与理论前沿，这是一种双向的思考。这启示我们要用一种全新的视野来考察当代中国建筑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建筑与社会现实之间矛盾而复杂的关系。建筑意识形态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实际上为建筑表达与传递人类社会的文化认同以及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带来更大的潜能，同时使得意识形态在推动当代中国建筑实践、建筑理论和建筑批评的健康发展上具有更大的动力和更多的价值。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

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对于唯物史观视野下的当代中国建筑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显然也是一项需要多年冷静钻研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本书只不过为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拓开了一条狭缝，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条狭窄的缝隙中看到向真理开放的浩瀚星空。

目 录

第 1 章 表层与深层	1
第 2 章 真实与想象	12
第 3 章 保守与激进	43
第 4 章 符号与隐喻	80
第 5 章 形式与政治	103
第 6 章 文本与话语	137
第 7 章 空间与伦理	155
第 8 章 生活与神话	175
主要参考文献	184

第1章 表层与深层

意识形态为我们表现、阐释、理解和探求社会存在的某个方面提供了一种框架性的意象、概念和前提。^①

——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内涵丰富而又歧义纷呈。正如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所指出的：“马克思的著作在意识形态概念史中占中心地位。由于马克思，这个概念获得了新的地位，成了一种批判手段和新的理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② 自古以来，建筑因其物质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性，与社会、经济、文化之间产生了密切而持久的相互影响。不同时代的建筑几乎不无例外地与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宗教狂热、启蒙运动的理想主义、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每个社会运动，都存在着一个建筑设计上的世界观将它崇高化、稳固化，凝固在石头和水泥之中。”^③ 同样，在当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建筑所面对的种种矛盾与困惑，形式与社会、空间与政治、保守与激进、感性与理性、民主与权力、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地域性等，无不与意识形态相纠缠。

① Paul Marris, Sue Thornham. Media studies: a reader.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31.

② [美] 约翰·汤姆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铭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

③ [英] 迈尔斯·格伦迪宁：《迷失的建筑帝国》，朱珠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当代中国建筑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局面，以国家大剧院、“鸟巢”（国家体育场）、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和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馆为标志的新建筑，在激进与保守、现代与传统、全球化与地域化的矛盾与争论中脱颖而出，绽放出举世瞩目的光彩。当代中国建筑的不断突破与创新，使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意识形态的重要表达形式，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与建筑实践的空前繁荣不相适应的是，国内关于当代中国建筑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相关研究散见于建筑学或城市规划学相关论著的少量章节内容中，如郑时龄的《建筑批评学》、夏铸九的《批判的历史计划：曼弗雷多·塔夫里及威尼斯学派》、胡恒的《建筑史的极限》、丁沃沃的《建筑学与城市化》、朱剑飞的《中国建筑60年（1949—2009）：历史理论研究》、郦伟的《当代中国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在文化与形式之间》等。国内学者从建筑学的视野对当代中国建筑意识形态问题进行研究，这些成果为建筑意识形态问题的哲学研究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正如塔夫里（Tafuri）在《历史计划》一文中所指出的，建筑学具有语言的多样性（设计的、技术的、制度的、历史的），它们的多样性是不能简约化的，从本质上各种语言之间是相互疏离的、不可互译的。^①由于建筑学语言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使得相关研究缺乏哲学深度的拓展和系统性的理论构建，这种现状呼唤着哲学的出场。但令人遗憾的是，哲学却对此选择了沉默。迪耶·萨迪奇（Deyan Sudjic）指出，“无论从规模上或者是复杂程度上，建筑都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文化形式，它真实地影响并控制着世人的世界观和社会行为方式”^②。如果哲学对备受亿万大众关注的建筑问题保持缄默，那么哲学，特别是作为解释并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处于一种“被边缘化”或“自我边缘化”的境地，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现实、关注人类生存状况的基本特征与内在品格。这一点只要我们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等光辉著作，就会获得深切的体会和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

^① 参见 Manfredo Tafuri. *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 avant-gardes and architecture from Piranesi to the 1970s.* trans. Pellegrino D'Acierno, Robert Connolly. MIT Press, 1987: 1–27.

^② [英]迪耶·萨迪奇：《权力与建筑》，王晓刚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党宣言》中以资产阶级“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来证明“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的社会状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资本主义在建设大城市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的社会现实，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解决工人阶级住宅问题的前提：“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唯物史观的视野对建筑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建筑意识形态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研究范式。

对建筑形式和城市空间的讨论一直是西方哲学的重要内容，它滋生出理论的介入、乌托邦的视角以及对人类未来象征性的建构或思索。国外学者对建筑意识形态批评的研究更接近于哲学甚至植根于哲学，他们用哲学的眼光探求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所形成的思想观点和论著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较为直接的思想材料。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范式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符号学和现象学。符号学和现象学直接导致了建筑符号学和建筑现象学的诞生，前者揭示了建筑和城市是一个由一系列复杂符号的混合体构成的巨大意义系统，后者则指出人们只有在反思中通过对建筑及空间和场所的直接观视、运动和体验才能真正理解建筑的意义。符号学和现象学及其在建筑学领域的拓展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于建筑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突破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危机后，展现出了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几乎影响到当今世界社会科学中的所有学科。其在建筑学领域中更是异军突起，形成了具有深邃洞察力和原创性的建筑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由于建筑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性、矛盾性与特殊性，建筑与社会现实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哲学思考和意识形态论战的重要领域。如法国学者亨利·列菲伏尔(Henry Lefebvre)的《城市革命》《空间政治的反思》，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真实还是激进：未来的建筑学》《波堡效应》；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砖块与气球：建筑，唯心主义与地产投机》《建筑与意识形态批

判》，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的《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卡斯滕·哈里斯（Karsten Harries）的《建筑的伦理功能》，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社会公正与城市》《意识与都市经验》，彼得·狄更斯（Peter Dickens）的《马克思主义与建筑理论》；英国学者迪耶·萨迪奇的《权力与建筑》、《建筑与民主》，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的《建筑美学》；意大利学者曼弗雷多·塔夫里的《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球与迷宫》；卢森堡学者莱昂·克里尔（Leon Collier）的《社会建筑》；德国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现代性，一个不完整的方案》《现代建筑与后现代建筑》；日本学者藤森照信的《人类与建筑的历史》；等等。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将建筑及城市空间作为理解社会生活、阶级斗争和阶级权力的窗口和途径，对建筑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生产关系”和“生产与再生产”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对建筑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空间和建筑进行了犀利批判和深邃的阐释，丰硕的理论成果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斯蒂芬·贝斯特（Steven Best）在分析现代建筑向后现代建筑转向时指出，这种转变“并非仅是一种建筑风格向另一种建筑风格的突变，它更是向一种新的资本制度，新的社会秩序转换的信号。时髦的后现代建筑迎合了敢于标新立异的、多元的、折中主义、民粹主义和高消费主义的跨国的、全球的资本主义的需要”^①。罗西（Rossi）在分析建筑与社会的关系时指出，“建筑是现实中权力关系的体现，建筑的历史是统治阶级建筑的历史，建筑赋予社会以具体的形式，并且与社会和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②。詹姆逊则从建筑这一“特殊的美学语言”开始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进行分析，认为建筑与经济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建筑语言能够最好

① [美] 斯蒂芬·贝斯特：《后现代转向》，陈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

② [意] 阿尔多·罗西：《城市建筑学》，黄士钩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5页。

地说明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逻辑。^①

塔夫里在分析建筑设计所面临的危机时指出，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在于先进的资本主义计划本身都无法解决的矛盾，因此，只能在建筑形式问题上纠缠不清。高技主义的建筑乌托邦和眼花缭乱的建筑形式构建了城市的上层建筑面貌，更加巧妙地掩盖了乌托邦（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但无法化解当代城市的矛盾。^② 塔夫里从意识形态是一种扭曲了的思想观念或虚假意识的产物出发，对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纠缠的建筑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正如詹姆逊所指出的，塔夫里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封闭体系中，职业建筑师不可能设计出一种革命的或“乌托邦”的建筑空间，只有在未来的总体社会革命之后，在生产方式得到系统的变革之后，革命的建筑才有可能出现。因此，应该“坚决否定、清醒揭露当前的或历史的意识形态”^③，塔夫里的建筑意识形态批评模式对当代中国建筑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郑时龄认为建筑与社会政治的直接联系使得“中国建筑师面临着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极为严酷的创作环境”，徐千里认为“建筑理论应去除建筑难以体现或根本无法体现的意识形态因素”，冯果川认为“鸟巢”等前卫建筑使“我们不得不感叹建筑在面对意识形态异化力量时的无力”，伍端认为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外部形体的不稳定性体现了当今中国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和社会快速变化的特征”，王南溟则认为贝聿铭等人所热衷的中国式建筑构想是意识形态及其全球化中的后殖民状况的体现，朱大可认为“权力美学”是“中国建筑的头号敌人”，等等。

总体来说，西方理论家基于唯物史观对建筑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博大精深、精彩纷呈，丰硕的理论成果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我们在借鉴和思考这些思想和观点时，既要注意到它们整体理论倾向方面激进的“文化批判主义”特征和部分貌似唯物史观的“非唯物史观”倾向，又要考虑到他们所讨论问题的背景因远离当代中国建筑的社会现实语境而产

^① 参见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37.

^② 参见〔意〕曼弗雷多·塔夫里《走向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王群、胡恒译，见张一兵《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106页。

^③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凌海衡译，见张一兵《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153页。

生的巨大差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关注的焦点，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左翼审美政治学，建筑意识形态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关注的焦点。但是，中国学术界对建筑意识形态问题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资源缺乏创造性的深度挖掘，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简单套用经典理论的教条主义倾向以及与实践脱节的倾向。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建筑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尚缺乏具有哲学深度的创造性拓展。

二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建筑理论家曼夫雷多·塔夫里引入了建筑的意识形态批评，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转译为建筑批评。塔夫里对现代主义和当代建筑生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开拓性。^①

——郑时龄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来看，当代中国建筑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必须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宏大背景下、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才能获得正确理解。当代中国建筑理论与建筑实践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所呈现出的多元并存的现状，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大解放密切相关。可以说，当代中国建筑繁荣发展与意识形态思想解放之间相互促进的动力关系，为当代中国建筑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城市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资本与消费逐渐强化了其日益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力，成为影响建筑创作的重要力量。功能主义、地域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文化主义等各种建筑

^① 郑时龄：《当代建筑批评的转型——关于建筑批评的读书笔记》，载《时代建筑》2006年第5期，第68～70页。

思潮超越时空影响着当代中国建筑理论与建筑实践，展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建筑奇观。中国当代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一种“批判与解构”“维护与建构”相互渗透与交织的复杂关系。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建筑表现出一种既“超前”又“滞后”、既“星光闪耀”又“备受争议”的矛盾状况。隐藏在国家大剧院、“鸟巢”、中央电视台新大楼和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馆等明星建筑背后的建筑意识形态，如国家大剧院的全球化与去中国化、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的乌托邦化叙事、“鸟巢”的光荣与梦想、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馆的“中国性”展示等，展现出了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而矛盾的关系。这种复杂而矛盾的关系在面对传统与现代、全球化与本土化、民主与权力等问题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莫衷一是。

詹姆逊曾经深刻分析了为什么 20 世纪 20 年代在德国、意大利和苏联产生的充满活力的现代主义建筑，到 30 年代突然中断的原因，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只是它们没有在艺术上发展，而是它们未能达到理论化的阶段，就是说，按照我们现在的语境，它们未能达到使某些真正‘现代主义的’美学实践能够以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得到整理的阶段”^①。面对当代中国建筑精彩纷呈的现状，我们应该超越形式主义或功能主义的建筑学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建筑实践进行詹姆逊所说的“理论化”和“意识形态方式的整理”，对当代中国建筑理论进行更具哲学深度的整理与研究。塔夫里曾声称要“用最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的术语来重读现代建筑史”，“对建筑和城市的意识形态进行一种内在统一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② 我们在借鉴这些理论成就时，应该超越以“文化批判”为核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理论和方法，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野来考察并反思当代中国建筑及其意识形态问题，用一种创造性的视野来观视当代中国建筑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建筑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当代中国建筑与意识形态之间双向多维的动力关系，探索在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中推动当代中国建筑实践和建筑批评“理论化”的路径，

^①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时间的种子》，王逢振译，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5 页。

^② 参见 [意] 曼弗雷多·塔夫里《〈建筑与乌托邦〉序言》，胡恒译，见张一兵《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 2 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7 页。

通过“意识形态方式的整理”来反思当代中国建筑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当代中国建筑健康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动力。

三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我们的建筑形式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建筑从来都是要残酷地面对社会责任的。^②

——科林·圣约翰·威尔逊 (Colin St. Johns Wilson)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观察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颠覆了认为思想观念等意识形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唯心史观。唯物史观可以从结构、方法和历史三个维度来理解。从结构维度来看，唯物史观是由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观念形态和物质实践等诸多范畴构成的“决定、反映与反作用”的复杂关系结构。从方法维度来看，唯物史观是遵循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来观察和理解历史的方法，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实证科学，而不仅仅只是某种哲学思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③ 从历史

^① [德] 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② [美] 科林·圣约翰·威尔逊：《关于建筑的思考：探索建筑的哲学与实践》，吴家琦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8～49页。

^③ [德] 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